

《異俠》第三十一集 第二章 ~信仰~

金錢很重要嗎？

如果你拿這一句話去街上問人的話，大概十個裡面八個會回答你「很重要」，剩下的兩個看你大概以為你是傻了，該去看醫生。

「錢不是萬能的，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。」

這句話，完全說明了金錢的重要性。

對有些人來說，錢這種東西，夠用就好。反正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去，也無須過於執著。

可是有些人卻是嗜財如命，不管擁有多少都不會滿足。

就像是大明眼前的老者，明明住著一所全由黃金打造而成的大屋院，雙眼卻是死命盯著大明手上的金條，眼神中儘是赤裸裸的貪婪。

不過，話說回來，如果不是這種對金錢的瘋狂執著與追求，那還真沒有入住這座黃金鬼城的資格。

「我看外面街上的行人一個個愁眉苦臉的，宛如行屍走肉，可相比起來，您老卻是紅光滿面，這是為何？」大明好奇的問。

「那是因為他們對金錢還不夠虔誠。」老頭雙手捧著金條，眼中閃耀著有如對神明般的崇敬光輝。

這座黃金鬼城內，除了黃金、寶石等財富外，什麼都沒有，而且城裡的鬼魂也根本走不出這座城市。本質上來說，這座城市就是一處牢籠。



因此，不管生前再多麼喜歡黃金的人，面對著這些黃金過上千年、萬年，那也是會發瘋的。

但有一小部分的人，他們對金錢的執著超乎想像的可怕，甚至可以三餐食用著各種食物造型的黃金，就連拉出來的黃金大便，也可以改個形狀後就毫不猶豫的繼續吃下去。

這座黃金鬼城，對大部分人來說是地獄，但對他們這些人來說，是無上的天堂。

大明眼前的老頭，也是這些人其中的一員。

他們將金錢視為神明般對待，深信金錢是萬能的道理。買不到？那只是價碼沒出夠而已。

那老頭大概是平時沒有說話的對象，一說起話來，簡直是嘮嘮叨叨的沒完沒了，不過當中多半都只是廢話而已。

「黃金鬼城的來源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死界？」

「沒聽過。」

「死亡之主？」

「那啥？能賣錢嗎？」

老頭對大明的問題全然無知，多半時間都是在打聽大明身上還有多少錢，並尋思著有無辦法給弄過來。



大明看得出老者不懷好意，但這貪財的小老頭顯然無法給他造成什麼威脅，在找不到其他人能溝通之下，大明也只好先胡亂應和著。

不過，廢話雖多，大明倒是漸漸發覺出一點不一樣的東西。

在死界裡，生靈的執念會化成各式各樣的物體。一是如同草木、石頭般的死物，二是殭屍、骷髏等或是其他各種死界怪物。

但是，不管會不會動，兩者間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不存在任何思考能力。也就是說，都是沒有任何意識的。

例如之前大明遇到的那些不死者，也僅是隨著本能在追逐著生者的氣息罷了，本身並不會思考任何東西，也沒有任何智慧可言。

因為，其本體的靈魂意識正在沉睡著，或者該說，正在「做夢」。

就如同人類白天活動，夜晚睡覺休息一樣，生靈死後來到死界，均會進入一種類似於夢境的情況，但和人類的夢境相比，死界的夢境卻是要真實許多，甚至真假已失去意義，成為一種現實的存在。

夢境中的內容，會反映出該生靈心中的執著與渴望。

像是被人迫害而死，死後帶著對仇人深重怨恨的，在他的夢境中則是能一次又一次的向仇人復仇。

眷戀家人、親友的，則是做著一家團聚的夢境。

對財富有所執著的，在夢中就是個大富翁，富有天下四海。

對女色有所依戀的，在夢中能攻略一個又一個蘿莉、御姐、人妻，建立起一個大大的後宮，成為人生的贏家。



甚至是對這個世界有所憎恨，在夢境中一次又一次毀滅世界也沒有問題。

另外像是穿越異界呼風喚雨，帶著外掛重新人生等等自我滿足的欲望、妄想，也是簡簡單單的事。

可以說，心中有所期望，夢境中一一能實現。而且，這夢境真實到讓人看不出異常，對當事人來說，這已經就是一種真實的存在。

這種方式，是死界用來洗滌生靈執念的手段，使其淨化靈魂後方可轉世，假如執念還是未散，那就在夢境中一世又一世的輪迴下去，直到執著消散為止。

若是惡人行惡事，死後在夢境中會數倍感受當時被害者的經歷與心境。

例如，你殺了別人一個孩子，那在夢境中你則會同樣被人殺害兩個、三個，甚至更多的孩子。雖是夢境，但情感卻是真，一樣要感受你曾給別人造成的喪子之痛。

假如為惡太多，被害者甚眾，則必須一一經歷過後方得解脫。

所謂的天道，並沒有什麼瑣碎的規章存在，限制你什麼能做、什麼不能做，它存在的律典只有兩條。

其一、覺悟，世界上沒有什麼是應該的。

其二、做了就要還。

人生在世，很多人都對自己做過的惡事無所謂，殺人犯關個幾年後出來繼續殺人，有錢有勢甚至可以凌駕律法上恣意妄為。

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最終不過是成了句笑話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沒有天生誰欠誰的，誰就該被誰欺凌。



行惡事後裝裝可憐悔過，道個歉就能抹平一切，這是人類社會才有的鳥事。「情」與「法」不但混為一談，甚至有時是「情」高於「法」，可既然要談「情」，那要「法」何用。

人可欺，天不可欺。

做過的，始終要還。

死界以夢境淨化生靈執念，雖說那夢境太真，真的等同於現實，但終究還是有少數人能悟明真假，從夢中醒來。

這些人也算是得悟大道，超脫凡俗之身，進化為更高一等的生命存在，與世間修道之人飛昇成仙是一樣的。

不過，大明眼前這個老頭，卻顯然不是這種人。應該說，這整座城的人，並沒有進入本應該進入的夢境中，而是這樣一直清醒到了現在。

大明猜測，這樣的情況應該已經持續有非常久的一段時間。因為這座城裡大部分的生靈，意識已經被折磨到變成非常微薄的存在。如果是個活人，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，但這裡是死界，他們這些已死的靈魂連想再死一次都沒辦法，只能這樣一直被囚禁著。

這座黃金鬼城雖然不知道是誰弄出來的，但很顯然，絕對是別有居心的存在。私自拘禁如此龐大的生靈，足以讓天劫劈死他百次了。

這時，城內突然一陣嘹亮的鐘聲響起。

原本和大明說得口沫橫飛的老頭趕緊閉上嘴巴，正正衣冠後，對著城中心三跪九叩的膜拜了起來。

同一時間，大明隱隱感覺到空中有某種細微力量在流動著，並匯聚一起，往城中



心流過去。

只是那種力量，大明卻從其中感到無盡的絕望。

「老人家，您這是在拜什麼？」大明不免好奇的問。

「當然是這座城的城主，賜與我們無數黃金的黃金之神。」老頭眼中滿是敬畏的說。

「神嗎……」

大明開始有點明白這座黃金之城的來歷了。

隨即，他抓著小男孩，往城中心奔去，留下老頭在原地獨自大喊。

「不留下來吃個飯嗎？我收費很便宜的，給你打九點九折！」

眾生願可成莫大之力。

例如那萬靈血祭，三聖靈要以無數生靈的怨恨污穢蒼冥之靈，以方便他們控制。

除了需要數量外，也需要眾人集中於同一種「思念」。

然而，三聖靈並沒有辦法控制他們全都產生同一種思念，所以選擇用最殘忍的方式殺了無數生靈，讓他們一致的產生不甘與怨恨，累積起來後也同樣是一股非常恐怖的力量。

但是，如果眾生意志集中的並非是思念，而是在一個人身上呢？

同樣，這份力量也能加諸在人身上。



對思念時是「願力」，對人則稱為「信仰」，實際上都是同樣的一種東西。

集廣大信仰之力於一身，被信仰的對象自身也就能擁有非常可觀的力量。

在古神時期，很多古神便是利用這一點圈養生靈來信仰自己，奪取他們的信仰來強化自己。

不過，現今天界的體系，卻是很少人利用信仰繼續提升自己。

作為天界唯一的信仰對象，儘管未曾立過任何教派，天宮方面每天還是都會收取到龐大的願力，不過這些願力多半都是用來製作成道具，鮮少人會去轉化成信仰力量吸收。

天帝曾經說過，信仰之力的侷限性和依賴性太大，不但每個層次的提升都要依靠恐怖的數量來補齊，這種力量實際上還有相當大的隱患和缺點。

就如同天道律第一條——「覺悟，沒有什麼事情是應該的」。

信仰是以某種思念寄託在對象身上，但是當對方的行為違反信仰者的思念時，思念寄託變成怨恨，這時信仰之力反而會慢慢變質成為一種毒藥。平時還看不出來，但是當慢慢累積下去，接著一口氣爆發出來時，誰也救不了。

另外，信仰力量用來提升自身的實力很快，所以容易成癮，養成依賴。一旦信仰來源中斷掉，自己的實力會很快的大幅衰退。

所以，就算在古神時期，修行信仰之力的，也都是以中低等的古神為主流。

眾生願力雖然宏大，但要比喻的話，這種東西就好像是炸藥，適用於一次性爆發。畢竟炸藥雖然方便使用且威力強大，但這東西終究只是外物道具，想要靠吞吃炸藥來強化自己，小心有天連自己也一起炸了。

如今大明在城裡所感應到的就是一種願力，加上那個所謂的黃金之神，心中便有了些想法。

一路上，大明隨著信仰之力結集的方向前進，並順手抓住了一把意念分析，片刻之後便知曉這意念中的絕望之感是從哪來的。

像那老頭一樣，能狂熱信仰那個黃金之神的，畢竟是少數。這座城裡絕大部分人所祈求的，還是希望有一日能從這座牢籠裡解脫。

那個黃金之神告訴眾人，信仰他，向他懺悔，總有一天就能獲得救贖。

至於這個時間需要多久，沒人知道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期望下，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絕望。

在這個由黃金打造而成的牢籠中，他們祈求到靈魂都快消磨殆盡，但卻連死去也不能。到最後，只能絕望的繼續祈求下去，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希望存在。

雖然偶爾會聽到有些人突然消失的訊息，可沒有人知道，那些消失的人，是不是真正的解脫而去……

大明若有所思，腳下卻毫無停留。以他的速度，居然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城中心，可見這座黃金鬼城的規模之大，也不知到底囚禁了多少的生靈。

在城中心有一處梯形的黃金平台，平台上是一座巨大的黃金雕像。

那雕像，蛇首人身，背生雙翼，腳下踏蹄，看不出是什麼怪物。不過，右持權杖，左持文典，全身金光燦爛，看上去還真有幾分神棍的莊嚴味道。

而就在大明靠近平台的時候，一股擴散的意念傳了過來。

「吾為真神，向吾懺悔，方得解脫，方得喜樂。」

那雕像上彙集了龐大的信仰之力，且有股意念不斷的往外擴散，就像是在洗腦一樣。

大明深吸口氣，右手頓時雷光閃爍，隨後右手高舉，聚雷成劍，對著那雕像當頭劈下。最近老是拿天雷來砸邪仙，大明已經玩天雷玩得很順手了，不用三界令也能聚起這天罰之雷。

雖然那座雕像有信仰之力保護，但對信仰之力這種東西，天帝原話是這麼評價的——「吸收那種需要被別人證明才能存在的力量，最後也就只是個垃圾雜碎而已」。

大明一劍劈下，雷霆轟隆之聲過後，只見那巨大的雕像連同平台，一起被大明斬成了兩半，且殘破的軀幹上紫雷圍繞，不斷的將黃金給分解虛無。漸漸的，雕像開始崩塌垮下。

這些鬼金具有黃金特性，不但易於導電，且天罰之雷對於這些陰邪之物本就有加成功效，所以情況才那麼一發不可收拾。

再說就算是信仰也有高低之分，眾志成城那種高昂的信念也許還能擋得了大明一劍，但是這種只有絕望的祈求，又哪有什麼力量可言。

「是誰！膽敢冒犯神的威嚴！」

一股憤怒的意念沖天而起。

在那破碎的平台下，一個與那黃金雕像外型相似的怪物冒了出來，雖然個體高度只有雕像的一半，但看上去還是相當的巨大。

但是與那座莊嚴的黃金雕像相比，大明眼前冒出的這個怪物，身上不但掛滿腐肉，且身體有四成以上只剩下白骨，這具身軀不但沒有任何莊嚴感，反而充滿了

醜惡，也難怪牠要弄出那一座雕像出來，不然誰會去信仰這麼一個醜陋的怪物。搞宗教的，賣相差也是不行的。

「都已經死那麼久了，還真是不安分呢！」

看到眼前這個怪物，大明心中已經知曉原凶是誰了。

古神時期結束，天地劃分後，大多數古神的遺骸都被投入死界之中。而有些遺骸身上還留有非常強烈的意念，隨著時間演變，這些意念不是演化成死亡之主，就是隨著時間消散，但還是有少部分的意念殘留至今，不斷尋找東山再起的機會，而出現在大明眼前的怪物，應該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遺骸殘念。

黃金雕像被毀，原本儲存在其中的大量信仰之力也跟著消散掉。

這種只能給予絕望的信仰本來就沒什麼凝聚力，一旦失去容器的束縛，便很快的揮發成虛無，什麼也不會剩下。

見到辛辛苦苦累積無數年的信仰之力就這麼消失，那古神不禁暴怒了起來，瘋狂的意念在城市內不停的震動著。

「是誰幹的！給我出來啊！」

狂怒之下，那古神也無法裝神棍下去，簡直是暴跳如雷，只能不斷的砸毀周圍的建築發洩。

就在一處廢墟中，突然間紫芒一閃，大明第二發天雷化劍斬了過來。

當那古神察覺危險轉頭時，已經是來不及了。雷光閃過，那半腐的蛇首隨即與身體分開，「轟」的一聲墜落到地上。

到底，這只是一具古神遺骸與殘念意志，就算能搞些小手段圈養生靈，也沒有生

前那般強大的實力。

「塵歸塵，土歸土，已經逝去的，何必存在。」

大明提著小男孩，慢慢的踱步到蛇首面前。因為三聖靈的因素，大明對這些古神絕無好感，加上看見對方圈養生靈的方式，心中更是多了幾分厭惡。

因為自己是神，所以你們該理所當然的奉獻，就算再絕望下去，你們也要付出信仰。

因為自己是神，所以一切都是合裡的。

三聖靈與一眾古神現今在做的，就是想回復那種我想怎樣就怎樣的世界，進而惹出一連串事端，大明也因此站在這裡。

「褻神者——」蛇首被砍下來後，遺骸上的殘念也跟著小了許多，但仍是不斷的對大明發出憤怒之意。

「神.....神你媽個頭，說到底就一群神經病而已，自己腦袋有問題，還要拖那麼多人陪你們去死！」大明惡狠狠的在那蛇首上踹了幾腳。

那古神遺骸失去腦袋後還能活動，當場伸手往大明抓來，不過卻被大明一招天雷化劍給斬離了身軀。

隨後，天雷狂舞，那古神遺骸也跟著被切成無數塊，在地上堆成了一團。

「神的榮光不會消失。吾乃不死之身，誰也無法殺得了神，不用多久，吾就會再次降臨於此.....」

「那種榮光，從頭到尾就沒人希望它存在過。至於你，已經沒有以後了。」

大明左手輕輕一捧，隨即一團黑色的火焰出現在掌心之中。接著，大明隨手一揮，黑色的火浪席捲了整個古神的遺骸。

「這，這是什麼力量?!」感覺自身的意念正在慢慢消融，那古神也不禁動搖了起來。

在死界裡，自己應該是無法被消滅的存在才是，怎麼會有力量能傷到自己？這是什麼火焰，為什麼會這麼恐怖？

他到死也不會知道，那是不屬這個世界，單純為了毀滅而存在的力量。

生死存亡之際，這縷殘存的意念爆發出強大的力量，震得方圓數十里內的建築開始崩塌解裂。且那迴盪在耳的淒厲哀嚎，就如同九幽之下竄出的魔音一般，嚇得小男孩死命抓著大明的衣角。

不過，這一些變化，都只是那個古神垂死的掙扎而已。

對方爆發出的意念與尚未消散的信仰之力融合在一起，最終凝聚成一個蛇首人身的怪物，與大明等高，同時手上多了一桿金槍，並爆發出瘋狂的氣勢，對大明直接衝刺了過去。

大明避也不避，左手直接抓住對方直刺過來的槍頭。

「你所構築起的信仰，簡直是無力得讓人可笑。」

大明手上一用力，那桿金槍的槍頭直接被握碎。同時，大明右手雷光聚集，揮出如彗星般耀眼的一拳，直接重擊在對方身上。

那古神最後的意念體，在大明這一擊之下直接爆散開來，化為點點灰芒，最後轉化成死界最基本的死氣存在，一點意念也沒有殘留下。

那古神消失後，整座黃金之城也開始崩塌，無數徬徨的靈魂臉上露出解脫的笑容，漸漸的消失在原地。而大明先前遇到的那個嗜財老頭，則是在崩毀的庭院中不斷抓著一塊又一塊碎裂的黃金，在不甘的哭喊中消失了身影。

當平靜下來後，原本的黃金之城已成為一處滿是金塊的廢墟。

表面上看來，城中所有被囚禁的生靈都已經消失。但實際上，他們一直都在，只不過都去了該去的地方。

可能大明腳下的某塊黃金碎塊，就是某人的生靈執念所化。他此刻正在裡面做著安息的夢境，等待著一個新生命的開始。

也許這個過程要很久，但至少，已經不再絕望。

正當大明以為一切都結束時，突然一陣死氣湧動，一隻如馬匹大的黑狼慢慢顯形了出來。

「鬧得真大，不過不這樣還真難找到你呢！」黑狼語氣輕佻的說，看樣子對剛被消滅的古神殘念，還有在這裡發生的事，完全不在意的樣子。

「你又是誰？」

大明看對方雖然沒有敵意，但內心卻是絲毫不敢放鬆。他並不知道，實際上他跟對方已經交手過兩次，一次是跟他化成的狼首蜈蚣怪，第二次是暴走時將對方給秒殺了。

「別那麼緊張，廢人叫我來找你的。」黑狼故作輕鬆的說，內心卻對大明相當的顧忌。

第一次被大明打到，還能當作是玩鬧，但是第二次被秒殺，卻是連他這個死亡之主也不禁感到恐懼，這小子身上，有一股完全不屬於這世界的恐怖力量，那是種

完全為了毀滅的存在。

那隨手的一拳，當時黑狼還真的以為自己這個死亡之主就要真正的「死亡」了。所幸當時對方並非針對自己，才讓他逃過了一劫。

那種力量，應該就連天道也能毀滅吧，這個傳承天帝力量的小子到底是什麼來頭。

「廢人？他也在這裡？」大明有些訝異，不過想想也不奇怪，那傢伙一直都是神秘兮兮的，好像不管做出什麼都不會讓人意外。

「那麼安特羅那邊的情況，你們也已經知道了？」

「何止，我們還在現場圍觀呢！沒想到這次出來的老傢伙還真不少，看樣子他們這次可是志在必得。」

生命之鑰既然已經到手，只要再收集到死亡之鑰，聚集兩把鑰匙便可打開天道的大門，也難怪那些古神會傾巢而出。只要毀滅或掌控天道，這個世界又將會是古神們為所欲為的天下。為了這個目的，他們不知努力了多少個年頭，而今眼看成功在望，如何不叫他們瘋狂。

「嘖，看到也不出個手幫一下，廢人他是怎打算？」

對大明的抱怨，那黑狼卻是不屑的笑了笑，「那個金眼睛的傢伙沒你想的那麼簡單，再怎說在古神時期他可是一方之霸。就算如今是隕落之身，也不是那幾個老傢伙能隨便踩的，所以他那邊我們暫且不用擔心。至於廢人.....跟我走吧，他有事情要你去辦。」

說著，黑狼旁的死氣突然波動捲成漩渦狀，然後擴展出一條黑色通道。

大明看了一眼身後的黃金廢墟，與那黑狼一起走入黑色通道之中。